燕山君五

燕山君

熱河日記目錄

漠北行程錄

大學留館錄

熱河日記弓五

漠北行程錄

熱河皇帝行在所雍正時置承德州今乾隆昇州為府在皇城東北四百二十里出長城二百餘里按志漢時要陽白檀二縣屬漁陽郡元魏時為密雲安樂二郡邊界唐時為奚地遼時為興化軍屬中京金改寧朔軍屬北京元改屬上都路　皇明時為朶顏衛地此其古今沿革也今清一統則始名熱河為長城外要害之地自康熙皇帝時常於夏月駐蹕于此為

清暑之所〻居宮殿只為來斷謂之避暑山莊帝居
此書籍自娛遺逸林泉遺外天下常有布素之意而
其實地據險要扼蒙古之咽喉為塞北奥區名雖避
暑而實天子身自防胡如元世草青出迤都草枯南
還大抵天子近北居住數出巡獵則諸胡虜不敢南
下放牧故天子往還常以草之青枯為期所以名避
暑者此也今年春皇帝自南巡直北還熱河熱河城
池宮殿歲增月加侈麗雄壯勝於暢春西山諸苑且
其山水勝景逾於燕京故所以年〻來駐于此其所
控禦之地反成荒樂之場今我使倉卒被詔晝夜兼

行五日始達默計途程已非四百餘里及入熱河與
山東都司郝成論程里遠近成亦初至熱河者成言
大約口外去京師七百餘里自聖祖年〻清暑口外
碩王額附閻部大臣五日一朝道多悉滿悍河崇嶺
峻坂皆悍險遠跋涉之勞聖祖特為剪站為四百餘
里其實七百里諸臣常得馳馬奏事視漠北如門庭
身不雖鞍此聖人安不忘危之意云成之言似為迫
之按碩炎武昌平山水記自古北口驛置北出五十
六里曰青松為一站又五十里曰古城為一站又六
十里曰灰嶺為一站又五十里曰滦河為一站今渡

灤河至熱河為四十里則自古北口至此揔計二百五十六里由是觀之五十六里已多于志所記矣口外計程其相遠左如此則長城之內從可推知今此役我人從古未嘗有也況其晝夜馳走瞽行夢過其郵籤亭堠一行上下俱所未詳然今按志為四百二十里則今從志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八月初五日辛亥晴熱巳時從謝恩兼進賀正使自燕京發熱河之行副使書狀官譯官三員裨將四員並從人共計七十四人馬共計五十五匹餘皆落留西館

初入柵之後道數遇雨阻水道遠僅坐費五六日正使日夜憂念時余對炕而宿每夜聞雨聲則輒明燭達曉隅幔相語曰天下事有不可知萬一有如命使臣前赴熱河則日計不足矣將奈何設無熱河之役當越萬壽節入皇城若又阻水於瀋遼之間是誰所謂曉夜行不及門既朝百方設渡水之策而衆人交諫則輒曰吾等　王事來溺死職耳亦復奈何自是莫敢有復言水感不可渡者時方極暑此雖不雨往往旱地立成江海皆千里外暴雨也其渡水之際負不震掉嘔眩失色仰天潛禱其須臾之命者數矣既

至彼岸方相頑慰賀如逢再生之人而又報前水尤
大於此河則相頑已索財意沮正使則曰諸君無慮
也莫非　王靈也行不過數里又輙過水或一日中
七八渡遂破站兼行馬多暍死人皆中暑嘔泄則輙
答使臣曰萬無熱河之慮而捏暑破站前所未有也
或曰　王事雖重正使老且病輕身若是而萬一添
疾反以僨事或曰欲速不達也或曰昔長漢君進香
使時阻水柵門外至斷卧牀而炊留十七日不得渡
猶無破站之舉云遂以八月初一日入皇城使臣直
往禮部呈表咨留西館四日寂無動靜僉曰果無他

慮矣使臣每不信吾輩今果何如也吾輩計熱矣按站而來可越十三日萬壽節矣自此益以熱河置之慮外使臣始弛熱河之虞矣初四日余出遊覽薄暮醉還同困睡夜深乍覺傍人已熟寐喉渴轉甚往上房索水堂中燭明正使聞余聲呼謂曰俄乍眠夢赴熱河行李歷歷余對曰在道時熱河憧憧在念故今雖安居猶發夢寐飲水故次抵枕即鼾睡夢中忽聽衆靴踏輒如牆壞屋塌不覺蹶然起坐頭眩腦搗余晝日出遊夜故而卧每思館門牢鎖欝欝有妄念昔元順帝之北適也始放高麗使東還麗使出館然後

始知天下有　大明兵也嘉靖時倭奄猝圍皇城昨
夜余舉此事以語卞君及來弟相笑謔矣卞君名覘海以御
醫奉命隨護正使來源庶三及此急足稟〻莫知
從弟上房裨將皆與余同炕
何事而第有大事變矣方披衣之際時大急來告曰
上房馬頭名順安人即今赴熱河矣來弟卞君方驚覺曰館中
失火耶余戲曰皇帝在熱河京城空虛蒙古十萬騎
入卞君輩驚曰訝余忙赴上房則一館鼎沸通官烏
林哺朴實樹徐宗顯等犇趨惶擾面失人色或推脳
蹶踊或自擊其頰或有自劃其項號泣曰乃今將開
開也開〻者斬斷也又跳躍曰好顆頭砍下莫詰其

故而舉措亦且悖矣蓋以皇帝日待東使及覽遞奏
以禮部之不稟朝鮮使臣前赴行在當否而只達表
咨為不職皆越俸尚書以下在京禮部官惶懼不知
所為只得催督行李省簡兼帶於是副使書狀皆會
上房募裨將帶去者正使定周主簿命新副使定鄭
進士昌後李郎廳瑞龜書狀自帶趙郎廳時學首譯
洪僉樞命福趙判事達東尹判事甲宗隨行余極欲
同赴而一則却鞍屬耳餘億未籍又作遠役誠所難
堪二則若自熱河直令東還於皇京遊覽實為狼狽
比年皇帝軫念我東每出常格以速令撥回為特恩

則其直還之慮十之八九正使謂余曰汝萬里赴燕
為遊覽今此熱河前輩之所未見若東還之日有問
熱河者何以對之皇城人所共見至於此行千載一
時不可不往余遂定行自正使以下開錄職姓名送
禮部先付遞騎咨知皇帝余姓名不入單子中慮其
有別賞而嫌之也於是點閱人馬人皆臃腫馬盡瘦
羸實無得達之望行中皆除馬頭只帶控卒余亦不
得已路留張福獨與昌大行張福余馬頭郭山人昌大余馬夫宣川人錦南
君鄭忠信卞君及盧參奉以漸鄭進士玉軋糧判事
賢孫也
趙君學東握手相別於館門外諸譯竟來握手祈嚮

行李去留之際不禁凄然同來異国又作異国之别
人情安得不然也馬頭輩爭買献頻築梨子爲各取
一個皆至瞻雲牌樓前辭拜馬首各囑保重莫不落
淚入地安門屋瓦黄琉璃門内左右市廛繁華壯麗
所謂轂擊肩磨汗雨袂幞出門又折而北循紫禁城
行七八里紫禁城高二丈石基甎築覆以黄瓦塗以
朱灰灰石壁面如繩削光潤如倭漆路中有五六丈高
臺有三重簷樓制視正陽門樓有加臺下四圍紅欄
有扉皆鎖兵卒守之或曰此鐘樓也行三四里出東
直門來源追至黯然辭别而去張福執鐙悲咽不忍

捨吾喻令辭還則又執昌大手兩相悲泣決如兩下
萬里作伴一行一留情所固然因於馬上念人間最
苦之事莫苦於別難別難之苦莫苦於生別難彼訣
別於一生一死之際者無足言苦千古慈又孝子信
男宜婦義主忠臣血朋心友奉訓於易簀之時受命
於憑几之際握手揮涕遺托丁寧此天下父子男婦
主臣友朋所同有也此天下慈孝宜信義忠血心所
同出也此既人人之所同有所同出則此事也天下
之順理也以行其順理則不過曰三年無改九原可作
以言乎生者之苦則性可滅明可喪盆可鼓弦可斬

炭可吞城可崩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無關死者則死者無苦也千古之言君臣之際者必曰苻堅之於王景略唐宗之於魏文貞而亦未聞爲景略喪明爲文貞斷弦然而墓草未宿投鞭斗碑有愧九原則有時乎生者無苦也天下之人寬譬於死生之際者不過曰理遣理遣者順其理之謂也順其理則天下已無苦矣故曰訣別於一生一死之際者無足言苦之莫苦於一行一留之時其別雖之時地得其苦其地也非亭非閣非山非野遇水爲地其水也不獨大而江海小而溝瀆逝者皆水也故千古別雖者何

限而獨言河梁者何也非蘇李獨為天下有情人也特河梁別得其地也別得其地故為情最苦彼河梁我知之矣不淺不深不穩不急之波抱石而鳴咽不風不雨不陰不暘之晷轉地而曀霾河上有橋可久而將崩河畔有樹可老而欲死河外有沙可坐可立河中有禽可況可浮于斯有人非四非三無語無言此天下之至苦也故別賦曰黯然銷魂惟別而已何其為言之無情也天下之為別也孰不黯然孰不銷魂此別之箋註也無足為苦無別事而有別心者千古惟市南僚一人耳曰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

実此千古断腸語也何則此臨水為別故別得其地耳劉禹錫臨湘水別柳宗元後五年禹錫徙故道出桂嶺復至前別處而為詩吊柳曰我馬暎林嘶君騶轉山滅千古遷客何限而此最為苦者臨水為情故耳我東壤地狹小無生産遠別不甚知苦獨有水路朝天時最得苦情耳故我東大樂府有所謂排打羅其曲方言如曰舡雖也其曲悽愴欲絶置畫舡於蓬上選童妓一隻扮小校衣紅衣朱笠貝纓押帝鬚白羽箭左執弓弭右搔鞭鞘前作軍禮唱初吹則庭中動鼓角舡左右羣妓皆羅裳繡裙齊唱漁父辭樂隨

而作又唱二吹三吹如初禮又有童妓扮小校立舡
上唱發舡砲因收破舉飄羣妓齊歌且祝其歌曰破
舉兮舡雖此時去兮何時來萬頃蒼波去似迴此吾
東第一隨淚時也今張福親非父子義非主臣情非男
婦交非友朋而其生離之苦如此則亦非獨江海河
梁為之地也異國異鄉無非別地嗚呼痛哉　昭顯
世子之在瀋陽邸第也當時臣僚去留之際使价往
來之時何以為懷主辱臣死猶屬從容何留何去何
忍何捨此吾東第一痛哭時也嗚呼痛哉蟻虱微臣
試一念之於百年之後猶令魂冷如烟骨酸欲摧而

況當時　　離遠拜辭之際乎而況當時畏約無窮嫌
疑既深忍淚吞聲貌慼慘沮者乎而況當時從留諸臣
之送望行者遼野茫茫瀟樹杳杳人行如豈馬去如
芥眼力既窮地端水倪接天無垠日暮掩館何以為
心于斯別也亦矣必水為之地亭可也閣可也山可
也野可也亦何必嗚咽之河波曀霾之日光為吾之
苦情乎亦矣必將崩之危橋欲禿之老樹為吾之別
地乎雖畫棟綉闥春青日白盡為吾別雍之地盡為
吾痛哭之時于斯時也雖有石人回頭鐵腸盡銷此
吾東第一情死時也如此以思不覺行二十餘里蓋

門外頗瀟條山川無甚開眼也日既暮迷失道誤追
車跡迤西益行已迤數十里矣左右唐秦接天微茫
路如函中而停水沒膝水往〻泗洑鑿爲坑坎而水
被其上不可見也東心淵谷迫程盲進夜已深矣炊
宿孫家庄東直門爲其捷路而猶迤數十里
初六日壬子朝晴晚後大炎熱晌午大風雷雨震電
夕霽
昧爽發行亭堠書順義縣界又行數十里亭堠書懷
柔縣界縣城距路旁或十餘里或七八里云隋開皇
中韓鞗與高麗戰不勝部長突地稽率其八部自扶

餘城舉落內附置順州以處之唐太宗時治五柳城以突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以領其衆都督順州開元置彈汗州天寶後改歸化縣後唐莊宗時周德威攻劉守光拔其順州意者順義懷柔二縣之地即古之順州也牛欄山連亘西北三十里古老傳言古有金牛出洞中仙人騎牛來遊洞中有石如槽名飲牛池亦名靈蹟山云山之東潮河合白河東北有狐奴山又西北桃山五峰削立如擘掌行數十里渡白河白河源出塞外自石塘嶺穿長城會黃花鎮川平昌之榆河諸塞外水經密雲城下元丞相脫脫募能水

利者圍堰水種歲收穀可百餘萬石　明太監胥吉
祥抄沒之地撥為官庄小民由是失業白河水利遂
廢金幹爾不入順州敗郭藥師於白河即此地也水
勢悍急黃濁大抵塞外之水皆黃河也只有小舡二
隻沙邊爭渡者車數百兩人馬爭渡者蟻立來時道
中聯杠黃櫃數十擡或扁或廣或長或高皆儲玉兕
回子國所貢也產京坊脚夫以運而有回子四五人
領章而去貌類官長其中一人乃回子太子云狀貌
雄健獰醜搭置黃櫃於舡中方刺挐離岸之際廚夫
驅入一躍登舡立馬疊櫃上舡橫雖丈餘岸上回子

鷺鷥頓足厨人則全無懼怯方以先渡爲得詐余指示首譯首譯大鷺喝令趣下回子亦乱嚷回泊遂盡舁下共擔而無一言與我人爭閧也方渡至中流忽有一片烏雲果黑風自西南漂轉而來飛沙揚塵如烟如霧頃刻晝晦莫卞咫尺既下舡仰視天色黝碧紺黛而層雲巖摺亭毒弸怒電縈其間如縢金線爲千朶萬葉霆車雷鼓旋轉鬱壘疑有黑龍跳出也望容雲城緩近數里但鞭疾馳望城而行風雷益急兩脚斜擲猛如拳擣勢不能支疾入路傍古廟其東廡有兩人對凳椅坐忙修文牒蓋容雲驛吏錄置往來

遞騎者也一書漢字一翻滿字方書之際余適見有
朝鮮字諦視之乃有奉上旨勅諭在京兵部給與朝
鮮使臣等壯健馬匹俾濟艱險行李需求接應無缺
云云已而使臣避雨相繼而入余引首譯視其紙首
譯持呈使臣於是審問其人則對以不知也倫等只
得簿錄往來文書勘合而已云所謂壯健馬匹無處
可覓而設令備給其騎皆驍壯騰驤一時三刻行七
十里此飛遞法也在道見遞騎之馳突前者唱聲若
歌後者應聲如響流者響震崖谷馬乃一時敬跡不
擇巖壑磎磵林木叢薄超躍騰蹈如鼓舞而點我東

果下殘鬣必須牽控扶擁猶慮翻墜況此飛遞有誰
乘之若以皇命強要騎此反為憂患蓋皇帝遣近臣
迎護我使方繞過此而道路相遠也兩少歇即發循
密雲城外行七八里忽有健胡數人皆騎駿騾而來
搖手曰勿去也前去五里所溪水大漲吾們還來也
舉鞭過頂曰這樣高也俯有双翼乎於是相顧失色
皆下馬立路中上雨下淤無地少憩使通官及我譯
前視水還言水高二丈無可奈何為柳陰〻涼風甚
緊下隸單衣盡濕莫不寒戰雨乍霽始見路左柳外
有新構小行殿遂馳馬齊入遲待水退蓋自皇城沿

道三十里間必有一行宮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此城外既有行宮則相距十里之地又置此殿何也其宏侈炫燿不類匠造但吾體寒腸飢周覽無悰時方日落紅螺山千嶂疊翠一輪盪紅而丫髻黍谷青王諸山周遭環擁於金雲黍煙之間三國志青操歷白檀破烏桓於柳城至今名其山曰青王者是也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吳越春秋北過寒谷是也余年少時做科體詩用黍谷吹律為古實今乃徘目望其山也任譯與提督通官相與議曰今既前不得渡水退無炊飯之店日且暮矣

將奈何烏林哺曰此去密雲不過五里勢將還入其城以俟水退林哺年七十餘尤不勝飢寒大抵北塞提督以下嘗所未行故不諳程道日暮人稀其茫然昧所向無異我人余乃先至密雲城道中水已沒馬腹矣立馬城門俟使行同入忽有双燈來接又有十餘騎前來若接應之狀乃知密雲知縣身自來接也通官之先去周旋不過數語之頃而其舉行之迅速如是也大國之法雖和碩之行不得停宿民舍故其所下處非店房則必廟堂也今本縣所定乃關廟而知縣及門乃自回去關廟則匿處人馬而使臣無停

憩之所時夜已深矣家〻閉門烏林哺而叩千嗅始
有開門出應者乃蘇姓家也本縣吏目而家含侈麗
無異行官縣吏已歿獨有十八歲男子眉目清秀類
不風露者正使招給一九清心則無數叩拜有驚怖
戰掉之狀蓋方其睡際有叩門者入喧馬鳴想應初
開之異狀及其開門則蜂擁盈庭者是何等人也所
謂高麗無因而至此則北路之所初見也想應奠雉
安南日本琉球暹羅某其所着帽子圓簷太廣頂張
黑傘初見矣是何冠也異哉所服袍子袖袂廣濶翩
翩欲舞初見矣是何衣也異哉其聲或喃〻或妮〻

或問〻初聞矣是何語也異哉令人初見則雖周公之衣冠甞所驚異況我東之制甚偉且古乎然而自使臣以下服着各殊有譯官一隊服着有裨將一隊服着有軍牢一隊服着而驛卒馬頭輩無不跣足袒脛面顏焦枯布袴綻裂不掩臀腿喧譁擾攘鮮諾太長初見矣是何禮也異哉異哉彼必不識同國同來想應分視南蠻北狄東夷西戎都入渠家安得不驚怖戰掉雖白晝惝怳矣況深夜乎雖惺惺駭惑矣況睡際乎矣特十八歲弱冠稚男也雖八十歲飽閱老翁豈然驚怖而顫〻以卒矣任譯告曰客雲知縣致

饋飯一大盆蔬菓共五盤猪羊鵝鴨五盤茶酒並五瓶柴草亦為進排矣正使曰柴草無不可受之義而飯肉則自有廚房不必貽弊辭受當否且議副三房可也首譯曰入燕時自東八站有例供而特不熟飯如是耳今者還入此城雖出意外彼以地主之義致饋亦將何辭而却之乎副使書狀來言未見皇旨安可受餉事當退却正使曰然即令諭其難受之義十餘搪夫不出一辭回搪都走於是書狀嚴飭下隷若受一握柴草當施重棍少焉趙達東來告曰軍機大臣福次山來到矣蓋皇帝特遣軍機大臣來迎使臣

彼則由正路入德勝門而我行已由東直門所以互
違也次山晝夜走到言皇帝苦待使臣必趂初九日
朝前達熱河再三囑托而去軍機如漢時侍中坐皇
帝前皇帝語軍機則軍機以次傳議政大臣位雖卑
而職近故称大臣年可二十五六身長幾一丈腰纖
眼細極有標致語後嚼一花糕即馳馬去麗大廳宏
敞桌上位置整雅白琉璃碟盛三個佛手柑清香觸
鼻椅皆文木有十餘坐西壁下設籐席花瓔珞錦
裀褥炕上鋪程ゝ毡長廣齊炕卧榻鋪鬆毡五色織
獲龍二家丁宿卧其上使時大搖惺不即起時大叱

而逐之余不勝困倦少卧其上忽覺遍體痒躁一捫則飢火頓落即起振衣問飯已炊未時大哂曰元不炊矣蓋是時夜將鷄鳴梳水握薪無處可買雖米白獅牙銀積馬蹄無計炊熟副使厨房晝已先雨渡漢故永突方兼供副三房而有無炊期下隷飢寒莫不困睡余手鞭幄之尻起旋倒不得已自往厨房視之則猶永突（上房庫直）仰天長歎而毗餘皆繫轡其脚露卧雷鼻艱得一握黍柄炊飯而一釜米半桶水決無沸熟之理還可笑也少焉飯至生熟姑置水不漬粒矣初不舉一匙與正使對飲一盃而發行鷄已三四

唱矣昌大昨渡白河時赤足為馬所踐蹄鐵深入腫痛乞死無代控者事極狼狽既不能運動寸步而中路落置無所不可見雖殘忍而不知為計飭以甫匐隨來遂總鞚出城道皆暴水嚙破亂石盡立手持一燈又為曉風所吹只望東北一大星光而行〻到前溪則水已退而猶沒馬腹昌大又飢又寒又病又睡又涉寒溪極可慮也

初七日癸丑朝洒雨即晴

朝炊穆家谷出南天門城在大嶺上嶺四處為門名曰新城五胡時石虎廹段遼〻與慕容皝襲殺石虎

將麻秋即此地也自此連踰峻嶺多昇少降地勢漸
高河流益悍昌大至此痛勢尤篤攀副使轎泣訴又
訴書狀時余先至古北河副使書狀追到為言昌大
事悉陳不忍見勸余思匿處善策而實無奈何久之
昌大間間而來其間得騎故能到此也於是給錢二
百清心元五九以為貰驢趕來之地遂渡河一名廣
硎河此白河上流也水勢迫塞益急而車馬爭渡者
簇立待船矣提督及禮部郎中手自揮鞭雖已上舡
者必盡驅下而先渡我人夕炊石匣城外其城西有
石如匣故以名其驛云刘守光出犇被擒即此地也

飯後即發已初昏矣山路詰曲盤紆王沂公上契丹
事曰至金溝淀入山詰屈登陟無復里堠以馬行計
日約九十里至古北館今不知金溝淀在於何處而
塞北程道遠近古人亦所不詳也時方棗子半熟村
村成籬或棗田如我東青山報息棗子大皆盈握棗
亦成林而實極小纔如我東尚州之棗昔蘇叅說燕
文公曰燕北有棗栗之利謂之天府意者古北口也
處處村坊士女聚觀而女之稍老者必瘿附於頸大
者纔如瓠或聯懸三四女子十之七八皆如此少女
美婦面施粉白頸不掩瓠男子老者間有大瘿古有

言盛居晉而黃頭處險而癭安邑晉地而土宜棗故安邑人食甘而盛皆黃今此土棗樹成田而女皆皓盛如劈立劈子是未可曉也醫方云炭水眷撞故久服則癭今其多癭處險之效而獨女子偏多又未可曉也暫歇馬城內市廛閭里頗為繁華而家〻閉門戶外皆懸羊角燈錯落與星光上下時已夜深不能周覽沽酒小飲即出長城黑暗中有軍卒數百似為點閱出三重關遂下馬欲題名于長城而拔佩刀刮去甎上蘚苔出筆硯於囊中陳之城下四顧無覓水之處閉內小飲時又沽數盃懸于鞍遣為達曙之資

於是盡瀉之磨墨於星光之下蘸筆於涼露之中大書此數十字於不春不夏不冬不朝不午不夕金神正中之節閑雞欲動之時豈偶然也哉又登一嶺殘月已墜河鳴益近亂山愁鬱崖〻起虎隈〻堪盜時有長風甫然毛髮灑淅別有夜出古北口記既至河邊路斷水濶茫無去向有四五殘戶靠河而住提督追至下馬手自扣門千呼百喚主人辭嚷乃應出門指示其門前直渡以錢五百雇主人導正使轎前遂渡河凡一水九渡水中石多苔滑水沒馬腹牽縢聚足一手按轡一水揑鞍無庠無扶猶免墜跌吾於是

始知御馬有術蓋我東御馬之法極危衣袖既濕汗
衽又長累纏兩手拔嚢揚鞭俱所妨礙第一危也其
勢不得不代人牽控而行一國之馬已病矣牽者常
蔽馬一目而馬之步驟不得自由其危二也馬之上
道其所害慎有甚於人而不相通志牽者自就便地
馬蹄常置逼側馬所欲避人必強就馬所欲就人必
強牽馬之撓攘非他也於人常懷怒心其危三也馬
之一目既蔽於人又以一目察人氣色不能專心視
道以致顛躓非馬之罪而鞭撻亂加其危四也我東
鞍鞦之制既鈍且重加以纓帶太繁馬既背載一人

奇作奇

牽作牽

口又懸人是一馬而任兩馬之力也力竭而仆其危五也人之體用右利於左則馬亦宜然也然而馬之右咽為人掣抑不禁奇痛則其勢不得不折頸與人而側步避鞭人方喜其折頸側步為馬驕駿之態非馬之情也其危六也其受鞭策右眼偏苦乘者放心據鞍牢者捽然施策以致翻墜而反以責馬非馬之情也其危七也無論文武而官高則又有左牽此何法也右牽已不可況左牽乎短鞚猶不可況長鞚乎私門出入尚可作威儀至於陪扈之班以五丈長鞚作為威儀則不可矣文官尚不可況武將之上陣

乎是所謂自佩絆索其危八也武將所服謂之帖裏是為戎服世安有名為戎服而袖若僧衫乎今此八危皆由闊袖汗衫而猶安其危噫雖使將樂右控迭又左牽若以八危臨之則八駿死矣昔李鑑之陣尚州也遥望林莽間有煙氣令軍官一人往視則軍官左右双牽舞肩而去不意橋下二倭突出刀斷馬腹軍官之首已割去矣西崖柳公賢相也為懲毖錄也記此以嗤之而亦莫能革其弊俗於亂雜艱屯之際則甚矣習俗之難變也今今夜渡此河天下之至危也然而我則信焉〻則信歸〻則信地而乃收不控

之教如是哉首譯語周主簿曰古有爲危語者謂盲人騎睹馬夜半臨深池真吾輩今夜事也余曰此危則危矣非工於知危也二人曰何謂其然也余曰視盲者有目者也視盲者而自危於其心非盲者知危也盲者不見所危何危之有相與大笑別有一夜九渡河記

初八日甲寅晴

曉炊半開房又至三間房小憩往〻山脚盛飾廟堂寺觀或有九十九層白塔察其建塔置廟之地無甚景槩或走山之脊衝水之眉經費鉅萬抑何意也如

是指指不勝屈而其制作之雄傑離鎬之工巧丹雘之燿燦只是一法見一則知百亦不足記也漸近熱河四方貢獻輻湊並集車馬橐駝晝夜不絕殷〻輿輿勢如風雨昌大忽拜馬前不勝奇幸矣渠方其落後也痛哭嶺上副使書狀行見之慘然停驂問廚房或有軽卜可以並載者乎下隷對以無有則愍然而行提督至又大哭益悲痛提督下馬慰勞因呈守雁過去車為載之來昨日口味苦不能食提督親為勸食今日提督自乘其車以所騎騾授之故能追至其騾甚駿但聞耳邊風嘯問騾何在曰提督囑曰汝先

去廷公子若道中欲下須繫之過去車後我自可趕
得毋慮也片時開約行五十里至嶺上蓬車數千乘
遂下騾繫之最後車尾車人問之遥指嶺南來路車
人笑而點頭提督之意甚厚可感也其官則禽同四
譯館禮部精膳司郎中鴻臚寺少卿其品則正四其
階則中憲大夫頒其年則近六十矣為外國一賤隸
如此其費心周全護此一行雖其職責其行已簡略
奉職誠勤可見大國之風也昌大足疾少瘳能牽韉
而行又可幸也少歇三道梁渡哈喇河黃昏時踰一
大嶺進貢萬車爭道催趕余與書狀偕唐而行崖谷

中忽有二三聲虎嘷爲車停軸共疾吶喊聲動天地
壯哉別有角方進貢記至此共四日通晝夜未得交
睫下隸竹且停足者皆立睡也余亦不勝睡意睫重
若垂雲欠來如納潮或眼開視物而已圓奇夢或警
人墜馬而身自欹鞍或旖旎婀娜至樂將寫或廉纖
巧慧妙境無比所謂醉棗乾坤夢中山河秋蟬曳緒
空花亂落共冥心如丹家內視其驚惺如禪林頓悟
八十一難頃刻而過四百四病倏忽以經當是時也
雖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不與易不冷不溫
之埃不高不低之枕不厚不薄之衾不深不淺之盃

不周不鮮之間矣指道旁石誓之曰吾且歸吾之燕
巖山中當作一千一日睡要勝希夷先生一日鼾拜
若雷使英雄失筹美人棄車不者有如石一匾而覺
是亦夢也昌大行且語吾初與酬酢細察之謔嘲鄭
重也蓋其屢日飢之後大寒戰似瘧氣不省人事時
夜已二更時分矣適與首譯同行首譯馬夫亦寒戰大
痛遂相與下騎前站不過五里云故使二病隸各乘
其馬出白檀園果昌大全體以帶緊束令首譯馬頭
扶護先送遂與首譯步至站中夜已深矣有行宮而
閭井廛市極繁華忘其站名似是樺榆溝也卸鞍即

進食而身倦神疲舉匙若千斤運舌如百年滿盤蔬
炙無非睡也燈燭如虹芒角四孛於是以一清心丸
易炮酒痛飲酒味亦佳飲輒醺頹然抵枕矣
初九日乙卯晴巳時入熱河寓太學
雞鳴先發與首譯同行道聞灤河難渡首譯連問來
人灤河消息則皆對以須六七日乃得一渡既至河
邊車馬雲屯無慮千萬河廣且悍黃濁洶湧至行宮
前尤怠河出獨石口經古興州界入北隸水經注濡
水出禦戎鎮經沙野水流回曲約行千五百里入長
城只有小舡四五隻人多舟小所以難渡者此也衆

騎皆從淺灘亂渡而惟車莫能涉自石匣逢一乘轎者從十餘騎四人肩杠五里一遞騎者下而互相遞據也或先或後而行兵部侍郎云轎以綠羽緞爲障三面付玻璃爲牕共人常深坐故未見其面而脫帽掛之牕隅終日手一卷昨日呼從者從者自匣中出獻一冊題五子淵源錄牕內出手接之腕指如玉又自牕內出予爾雅翼一卷舞音手腕皆類婦人至此下轎出轎中書冊從者分納之懷中共人乘馬真美男子也踈眉目有數莖白髭轎皆卷共障從者疊騎皆渉河而渡有帽鬟翠羽者立於河崖舉鞭指揮先

濟我人而雖器物之揷進貢及上用字旗者莫敢先
渡或有躍入舟中者貌類朝紳而必舉鞭亂捶盡爲
驅下乃行在郎中奉皇旨者護津渡者也獨有四個
矮轎其大幾如亭閣直輦入舟中勢如摧山壓卵郎
中輩亦歛鞭却立以避其鋒其輦轎者不有天不有
地不有水不有人亦不有他國人只有其所輦轎而
已未知其中所重者何許宝物而輦夫恃勢若是耶
渡河行十餘里有三官來探與朴宝樹交馬數語即
回鞭馳去一官與烏林哺併轡行未知所語何事而
林哺屢色變若驚恐之狀宝樹及徐宗顯拍馬往叅

林哺麾之使不得近蓋密語也其宦亦馳去轉過一山坡上石峰對峙如塔奇巧天成高百餘丈以故名雙塔山連有閻人來探使行方到何處而去禮部以入寓太學之意先通累日行山谷間既入熱河宮闕壯麗左右市廛連亘十里塞北一大都會也直西有捧捶山一峰矗立狀如砧杵高百餘丈直聳倚天夕陽斜暎作爛金色康熙帝改名磬捶山熱河城高三丈餘周三十里康熙五十二年雜石氷紋皺築所謂哥窯紋人家墻垣盡爲此法城上雖施堞無異墻垣不及所經郡縣城郭有三十六景漢故安陽白檀滑

鹽縣地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弭節白檀是也契丹阿保機治滑鹽廢城俗謂之大興州明常過春追敗也速於全寧進次大興州即此地也去歲新朔太學制如皇京大成殿及大成門皆重簷黃琉璃瓦明倫堂在大成殿右墻外堂前竹閣扁以日修齋時習齋右有進德齋修業齋堂後有麗大廳左右有小齋右齋正使處焉左齋副使處焉書狀處行閣別齋裨譯同處一齋兩廚房分入進德齋大成殿後及左右別堂別齋不可彈記皆窮極奢麗而我人廚房多煤汚之可惜也別有承德太學記

熱河日記弓六

太學留館錄

庚子八月初九日乙卯巳時入寓太學巳前記在道午後記留館也是極熱

卸鞍直入後堂有一老人脫帽踞椅而坐見余下椅迎勞曰辛苦余答揖坐定老人問余官居幾品余對以秀才觀光上國從族兄大大人來中國人稱正使使曰大大人副使曰乙大人乙者二也詢余姓名書示之又問令兄大人尊名官職階品對以名某一品

駙馬內大臣又曰令兄大人翰林出身乎對曰否也
老人出一尼紅紙刺示之曰鄙人是也右旁細書通
奉大夫大理寺卿致仕尹嘉銓余曰公既謝事何以
出塞遠來尹公曰奉旨有一人曰弟亦朝鮮人也賤
名奇豊額中庚寅文魁見任貴州按察使尹公曰方
今四海一家出門便是同胞兄弟高麗朴寅亮計是
門望余曰否也朱竹垞採風錄所列朴某是僕五世
祖奇公曰果是門望上卿尹公曰王漁洋池北偶語
俱詳詩文所謂鵠鴻背飛馬牛不及今天緣巧湊塞
上萍水係是書中雲仍座有一人歎曰誦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奇公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曰貴國年成可有幾分余曰六月渡鴨西成尚遠革來時雨調風潤座上一人名王民皙舉人也問曰朝鮮地方幾何余曰傳記所載称五千里然有檀君朝鮮與堯偕世有箕子朝鮮武王時封国也有衛滿朝鮮叅時卒燕衆東來皆偏據一方其地方似未滿五千里勝国時並高句麗百濟新羅為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三千里中国歷代史傳其記朝鮮民物諺俗頗失實蹟皆箕子衛滿時朝鮮非今之朝鮮也為史者略外故因襲旧記而土風国俗各有一代之制至於

敝邦專尚儒教禮樂文物皆效中華古有小中華之
號立国規模士大夫立身行已全似趙宋王君曰可
謂君子之国尹公曰苑有太師之遺風可敬可敬詩
綜所有令尊先公何無小傳余曰非特僕之先人闕
漏字號官爵共有小傳者還不免訛謬僕之五世祖
諱澠字號仲淵號汾西有文集四卷行于方内　明萬
曆時人　昭敬王駙馬錦陽君謚文貞公尹公收納
懷中曰當補闕送王舉人曰他餘謬錄顧得郢政奇
公曰是也天假之便余曰僕記性鹵莽請晧本攷證
奇公頷王舉人有所酬酢尹公亦相與語頗久王舉

人即書明詩綜三字呼曰來也有一少年前拱手王
舉人給其題目其少年疾走去似去情他處也其人
即還跪告曰無有奇公又喚人給其題目即還有所
云〻王舉人曰塞外元無書肆余曰敝邦李達号滌
谷而錄李達詩又別錄滌谷詩是認号為別人姓名
也而各錄之三人者皆大笑相顧曰是也是也鴟夷
陶朱故是一范尹公忽有忙意起抽紅刺三片及所
製九如頌予余曰積勞尊體轉謁令兄大人他人皆
起曰尹大人方赴班也改日再會尹公已帽服掛珠
隨余而出踵至正使炕前此出門歷路而余亦未識

頭緒他人者皆言尹公方赴班云而尹之傳刺如是其簡卒余實未料其踵余直來也正使晝夜撼頓之餘纔得卸卧副使書狀亦非余所可通謁且我東大夫生貴甚矣見大国人無滿漢一例以胡虜視之驕倨自重本自鄉俗然也當不察彼是何許胡人何等官階而必無款接之理雖相接必以犬羊待之亦必以我為不緊矣尹公住蹋而庭立事甚難處余入告正使正使曰事不當獨見將若之何余甚閔久庭立老容出而辭曰大人晝夜原濕不勝撼頓有失恭接改日謹當躬造候謝尹公即曰是也一揖而出察其

色似憮然者飄然乘轎而去其轎裝嚴輝煌真貴者所乘也從者十餘人皆袨服綢鞍簇擁而去香風馥郁通官問於任譯曰爾國敬佛乎國內寺剎可有幾處首譯入問使臣曰通官此語非出渠意何以對之三使相議令答以國俗本不崇佛寺剎則外邑有之而都城則無有少焉軍機章京素林馳到館中三使下炕東面坐因地勢也素林口宣皇詔曰朝鮮正使班立二品之末蓋勅陳賀日班序此乃無前罷禮云素林翩然回身而去又禮部送言館中曰使臣之陛叅右班恩禮曠絕當有叩謝之節以此意呈文於禮

部則當爲轉奏皇上使臣對曰陪臣奉使雖蒙被皇
上曠世之殊遇私自稱謝所不赦也其禮如何禮部
曰無傷也連加催督蓋皇帝春秋高御宇之日久權
綱在手而聰明不衰氣血通旺然海內昇平君道日
元猜暴嚴苛喜怒無常其廷臣皆以目前綿維爲上
策以悅豫帝心爲時義則今此禮部之廻令呈文蓋
曲意承奉之事而微覘舉措則其旨意亦非專出於
禮部云任譯曰往年瀋陽使時亦有呈文鳴謝之舉
今此事例似無異同於是副使書狀相議搆草送呈
禮部即奉知道禮部又知妻明日五更入闕恭謝皇

息云蓋謝二品三品右班叅賀之恩也尹飯後又往
尹公所寓則王君已移他炕奇公寓中堂與尹公同
話奇公所尹公愷悌樂易人也曰俄刻甚忙未畢塵
談願聞詩綜闕謬以補先輩遺略余曰敝邦先輩生
老病死不雖海陬螢飄蘭萎僅以寂寥詩篇見收大
邦榮且幸矣然而墮井之毛遂鷺座之陳公不幸甚
矣敝邦先儒有李珥号栗谷而李廷龜号月沙詩綜
誤錄李廷龜号栗谷月山大君公子也以其名婷而
疑女子許筠之妹許氏号蘭雪軒其小傳以為女冠
敝邦元無道觀女冠又錄其號曰景樊堂此尤謬也

許氏嫁金誠立而誠立貌寢其友謔誠立其妻景樊
川也閨中唫咏无非美事而以景樊流傳豈不究哉
尹奇兩公皆大笑戶外僮僕莫知何故皆來列立而
笑此所謂聞笑而笑未知僮僕所笑何事余亦不耐
笑永突來召故辭起兩公隨出戶外相送時月色滿
庭隔墻將軍府已打初更四点刁斗木柝之聲四動
入上房則下隷爛宿帳外正使已入寢睡而隔一短
屏設余寢一行上下五日不睡今乃真得睡矣正使
枕邊有兩瓶搖之則一空一滿月明如此不飲而何
遂潛瀉滿酌吹燭而出揭立庭中仰看明月有聲圖

圖墻外此馳鳴將軍府也遂出明倫堂提督道官革
各聯兩桌寢卧其上彼雖胡人無識甚矣其所寢卧
乃先聖先賢釋奠釋菜所供之桌豈敢爲榻也豈忍
寢卧哉桌皆紅漆有百餘副入右廊三譯四裨同宿
一炕交頸連股不掩下體無不雷鼾或如倒壺水咽
或如卧鉅齒澁或嘖嘖叱人或唧唧埋怨萬里同苦
宿食與共想應情同骨肉死生以之而同林異夢楚
越肝膽矣熱煙而出犬彘如豹出將軍府刁斗如深
山子規排徊庭中或疾趨或矩步與影爲戲明倫堂
後老樹重陰涼露團團葉葉垂珠珠珠映月墻外又打

三更二點可惜良宵好月無人共翫是時何獨我人盡睡都督府將軍睡矣吾亦入炕頹然抵枕矣

初十日晴永突請起寢任譯及通官齊會户外連催時晚余纔得接目又因喧惶更鼓尚鳴矣神倦睡甘無意起動而早粥已到枕頭矣強起從行有光被四表牌樓燈影下有見左右市廛不及皇城遠甚亦不及瀋陽遼東至關外天猶未曙通官引使臣入憩一大廟堂去歲新剏關帝廟也重閣邃殿四廊疊廂雕鏤神巧金碧奪目閽人緇徒爭來圍觀廟中處處京官來寓而諸王亦多寓是中云任譯來言昨日禮部

知委只舉正副使謝恩蓋以皇帝勑諭正使副使右
班陛叅故謝其恩也書狀似無謝恩之舉云書狀姑
留闕庙正副使入闕中余亦随入殿閤不施丹雘門
上扁以避暑山莊右廂有禮部朝房道官導入朝房
則漢淌書胄秀先下椅迎之執正使手大致款曲之
意請大人坐著使臣舉手讓胄先坐胄公亦舉手連
請大人坐著使臣力辭至四五次讓其先坐則胄亦
牢讓正副使不得已上炕而坐然後胄始乃踞椅彼
此略叙寒暄我使衣冠譬彼帽服可謂燁如仙人而
言語莫通揖讓未閑周旋之際咀嚼木強不比彼緑

熟慰勉其所生澁自然為簡重之態正使問書狀去就則胄公曰今日謝恩未可混叅而後日賀班不妨同進云言訖起去通官又言滿尚書德甫入來使臣出戶迎揖德甫亦荅揖住躇而立曰行李無恙乎昨日皇上異數知之乎使臣荅曰皇恩迥絶極為感德甫笑語云〻而語音類咀嚼者則在喉間甕盎不暢大抵滿人類多如是語後即轉身壯去有內饗官宣饌三罷雪糕也猪炙也菓品也糕與菓盛以黃楪猪盛銀楪禮部郎中在傍以為此皇上朝饌撤賜三罷云少選通官導使臣詣殿門外行三拜九叩禮畢

回出有人前揖曰今番皇恩曠絶又曰貴国當有加
送禮段而使臣及從官亦當有加賞矣其人乃禮部
右侍郎阿甫滿人也使臣還入朝房余先出來閥外
車馬簇立馬皆面墻櫛比不繫不繫有若木造門外
忽見左右辟易肅然無譁皆曰皇子來也有一人乘
馬入闕從騎皆下馬步隨所謂皇六子永瑢也面白
而痘瘢狼藉鼻梁低小頰輔甚廣眼白而睫紋三圍
有臣肥潤體軀健壯而全之貴氣然而能文章工書
盡方今四庫全書總裁官稟望所屬云余嘗入姜女
廟見壁間坎置皇三子皇五子詩皇五子号藤琴居

士詩酸寒筆又削弱才則有之之皇王家富貴氣像
籐琴居士即戶部侍郎金簡之甥簡乃祥明之從孫
祥明之祖義州人也入大国祥明官禮部尚書雍正
時入簡之女弟入宮為貴妃有寵乾隆屬意在第五
子而年前夭歿今永璂專寵去年往西藏迎班禪其
歿者詩意酸寒其存者又之貴氣陛下家事未知如
何嘉山人得竜者以馬頭為燕行四十餘年善漢語
是日在人義中遥呼余〻排辟衆人往觀則方與一
老豪古王兩相執手言語匿〻帽頂紅宝石懸孔雀
羽豪古年八十一身長幾一丈而磬曲面長尺餘黑

質而灰白身顫頭節似無景況如朽木之將顛一身
元氣都從口出其老如此雖骨頓無足畏也從者數
十而猶不扶擁又有一蒙王鬼健與得龍往與之語
則指余鬚帽而問語未可解翩然乘轎而去得竜逼
向貴人一揖而語則無不答揖而回話者得龍勸我
效渠之為而非但吾初學生淡且不會官話無可奈
何乃入閔廟則使臣已出而改服遂同還館飯後入
後堂王舉人民皥迎揖王舉人号鶴汀與山東都司
郝成同炕成字志亭号長城鶴汀問我東科舉之制
試取何樣文字何樣製作余略對梗槩又問婚嫁之

典余曰冠婚喪祭皆遵朱文公家禮鵠汀曰家禮乃
朱夫子未定之書中国未必專做家禮鵠汀曰貴国
佳處頗聞數事余曰敝邦雖僻居海陬亦有四佳俗
尚儒教一佳也地無河患二佳也魚塩不藉他國三
佳也女子不更二夫四佳也志亭頃鵠汀有相語云
云者久之鵠汀曰樂國也志亭曰女不更二夫豈得
通国盡然余曰非謂舉國下賤氓隷盡能若是名為
士族則雖甚貧窮三從既絶而守寡終身以至婢僕
皂隷之賤自然成俗者四百年志亭曰有禁否余曰
無著令鵠汀曰中國此俗亦成痼弊或有納采而未

醮合巹而未媾不幸有終身守寡此猶之可也至
於通家舊誼指腹議親或俱在髫齔父母有言不幸
而至有飲鴆投繯以求殉祔非禮莫大君子譏其尸
奔亦名節淫國憲申嚴父母有罪而遂以成俗東南
尤甚故有識之家女子及笄然後始通媒妁此皆叔
季事也余曰留溪外傳所有孝子至有割肝療親趙
希軋之割脇探心誤傷其膜尺餘烹而療母瘡合無
恙蹤是觀之斷指嘗糞僅是踈節氷筍凍魚乃爲策
伯鵠汀曰如此者多志亭曰即今山西孝子旌鄉事
可異也鵠汀曰氷筍凍魚已是天地之氣一番洗滌

也相與大笑志亭曰陸秀夫之負帝赴海張世傑之
辦看覆舟方孝孺之甘誅十族鉄鉉之翻油爛人不
如是不足以為快後世之為忠臣烈士者其亦難矣
鵠汀曰天地之生久矣非狠快無以成名南華老仙
之謂豈太息而言孝者是也余曰王先生一番洗滴
之論極是醴夜為燒則未可論醇口觧吸煙則非復
語辣矣此等若索言深論排節義論復作於世矣鵠
汀曰是也貴国婦人衣冠之制如何余略對上衣下
裳及髢髻之法如圓衫唐衣略畫其製於桌面兩人
皆称善志亭辭以先與人有約當蚤還陪席請先生

復坐一坐因起去鵠汀感嘆志亭雖武人乎文學富贍當世罕儔方今四品兵官又曰貴国婦人亦纏脚否曰否也漢女彎鞋不忍見矣以跟踏地行如種麥左搖右斜不風而靡是何貌樣鵠汀曰獻賊京覩可徵世運前明時至罪其父母本朝禁令至嚴終禁他不得蓋男順而女不順也余曰貌樣不雅行步不便何故若是鵠汀曰恥混韃女即抹去又曰抵死不変也余曰三河通州之間白頭丐女滿髻挿花猶自纏脚隨馬行丐如鴨飽食十顛九仆以愚所見還不如韃女遠甚鵠汀曰故是三厄余曰何謂三厄鵠汀曰

南唐時張宵娘俘入宋宮宋宮人爭效其小脚尖〻勒帛緊纏遂成風俗故元時漢女以小脚弯鞋為自標異前明時禁他不得鞵女之嗤漢女纏脚以為誨淫則究矣這是足厄洪武時高皇帝微行至神樂觀有一道士結絅巾便於鞘髮太祖借他一着照鏡大悅遂以其製令天下其後漸以緊絅代絲緊箍狼纏瘡痕狼藉名虎坐巾謂其前高後低如虎蹲踞又名囚巾當時亦有譏之者謂天下頭額盡入網羅蓋多不便之矣羊指余額曰這是頭厄余笑指其額曰這個光〻且是何厄鵲汀慘然點頭即深抹天下頭額

以下字又曰這烟萬曆末適行兩浙間猶令人悶脳
醉倒天下之毒草也非充口能肚而天下良田利同
佳穀婦人孺子莫不嗜如蔬菜情適茶飯金火迫口
是亦一世運也夜眞大焉先生頗亦嗜此否余曰肚
鶴汀曰敝性不喜此昔試一吸便即醉倒嘔噦幾絶
這是口厄貴國許應人〻喫煙余曰然但不敢喫向
父兄尊長之前鶴汀曰是也毒煙向人已是不恭況
又兄乎余曰非但如此口含長竿以對長者已慢無
禮鶴汀曰土種否抑自中国貿回否余曰自萬曆間
從日本入国中今土種無異中国皇清在滿洲時此

草入自敝邦而其種本出於倭故謂之南草鶴汀曰
此非出日本〻出洋舶西洋亞彌利奢亞王嘗百草
得此以醫百姓口疵人脾土虛冷而濕觧生炎口蠱立
死於是大以攻炎刻木益土勝癰除濕即收神效号
灵草余曰吾俗亦号南灵草若其神效如此而數百
年之間舉天下而同嗜亦有數存焉先生世運之論
極是誠非此草四海之人安知不舉皆口瘡而死乎
鶴汀曰敝不嗜烟行年六十未有此病志亭亦不嗜
烟西人類多誇誕巧於漁利安知其言之必信然否
也而已志亭還視敝不嗜烟志亭亦不嗜烟大加墨

圖日他有毒相與笑余因辭起還寓軍機大臣奉皇
旨來傳曰西番聖僧欲往見乎使臣對曰皇上守小
視同內服中国人士不嫌往復而至於他国人不敢
相通自是小邦之法也軍機去而使臣皆面帶愁容
任譯遑遑奔走如未解宿醒者神將軍公然發怒曰
皇帝事怪哉矣必亡必亡无良哈事也　大明時豈
有是也首譯百忙中向神將而言曰春秋大義非共
處所俄有軍機又飛鞭而來曰宣皇旨曰是與中朝
人一體即可往見使臣相議或曰往見終涉重難或
曰呈文禮部據理爭之任譯則順口隨對而已余以

閑散從遊凡於使事得失毫無關涉而亦未嘗諮諏
相及是時余腹裏暗自稱奇曰此好樸禽也又以指
尖圈空曰好題目也是時使臣若愎呈一疏則義舉
動天下大光国矣又自語曰加兵乎曰此使臣之罪
也豈可移怒於其国乎使臣滇黔雲貴不可已也吾
義不可獨還罵江南地吾共踐兮江南近矣交廣距
燕京萬餘里吾遊事豈不爛熳矣乎也哉余晴喜不
自勝直走出外立東廂下呼二同（乾糧馬頭名）曰趣貴沽
酒來甫無慳錢從此與甫別矣飲酒而入議猶未決
而禮部催督急於星火雖夏原吉孰將蹋蹶趍次而

整頓鞍馬之際自致遲延日已晨矣自午後極熱歷
行在門循城西北行未及半程忽有皇勅曰今日則
已晚矣使臣須回去以待他日於是相顧愕然而還
所謂聖僧者西番僧王号班禪佛又号藏理佛中國
人舉皆尊信皆称活佛自言四十二世轉身前身多
生中国年方四十三去五月二十日迎來熱河別築
宮師事之或言其傳徒衆入徼後稍〻落留而隨至
者猶不下數千人皆晴藏冠械猶皇帝不覺云此言
近繹騷又街兒市童所唱黃花謠此其驗云其詩郁
雅子所製也紅花落盡黃花發紅花指紅帽而象古

西番皆着黃帽又謠云元是古物誰是主現此二謠
俱應蒙古而蒙古四十八部方強其中吐蕃尤強悍
吐蕃西北胡蒙古之別部皇帝之所尤畏者也朴宝
樹往探禮部而回為言皇上謂該國知禮而陪臣不知
禮宝樹及諸通官皆推脳涕泣曰吾等死矣此乃通
官輩本習云雖毫髮微事若係皇旨則輙稱死煩究
況此中路羅還似出未安之意乎又禮部所傳不知
禮之旨尤帶不平則通官之推脳涕泣似非嚇喝而
其舉措反悖令人絶倒我譯亦毛耗鄰見毫無動色
夕後禮部知委明日食後或再明當有賜封之舉使

臣當早進勿為遲誤飯後訪尹亨山方獨坐與煙手自裝燕以劝余且問令兄大人尊體佳好對曰憑托皇庥尹公問鷄林類事余曰此如冽水之間方言也尹公曰貴國有樂經云然乎語間奇公至視樂經等亦問貴国有顔夫子書入中国者載此二書則不能渡鴨綠江然乎余曰子在同安敢著書且恭焚詩書寧得樂經獨漏乎奇公曰信然乎余曰中国文明之所萃若奬邦真有此二書載以行者必百灵呵護寧不利涉尹公曰是也高麗志出日本余曰高麗志纔卷乎尹公曰是蘭畹武公璉所抄靖䟽瑣語有高麗

書曰奇公携余出同看月時月色如晝余曰月中若
有一世界自月而望地者倚立欄干下同賞地光滿
月邪奇公拍欄稱奇語
十一日丁巳晴昧爽使臣詣闕德尚書與使臣略叙
寒暄曰明日當有引對之旨而今日亦難保其必無
請此朝房小俟使臣齊入朝房則皇帝又賜御饌三
品如昨所賜余出闕門外閑步觀玩視昨朝尤不勝
紛踏緇塵漲空沿道茶房酒肆車馬閙熱余早起亦
覺腸虛猶自還館道中一少年備騎駿馬冠黑緞方
冠衣貢緞道袍面貌美麗冠袍俱雅而可惜其備也

意氣翩〻而去有一人騎絶大騾子而來馬上相逢欣然握手而僧忽帶怒色而已兩相高舉仍於馬上相歐僧猛睜双眼一手揑膏一手劈頭騎騾者側身一躲帽落掛頸騎騾者亦體幹健壯鬚髮略白而觀其氣色少絀於僧兩相抱持摘鞍双下初則騎騾者跨僧少焉僧翻騎彼各以一手扼脳不能相拳只相唾面騾馬相對植立不少動移兩人團横官道而無圍觀者亦無勸解者仰看俯視忽喘号頃而已入一菓肆時新者頹積如丘以老錢一陌十六葉用如我東一錢買兩梨而出對樓酒旗飄颺櫪前銀盞錫瓶舞蹲簷外

綠欄竹空金扁映日左右青帘題神仙留玉珮公卿
解金貂樓下車騎若干而樓上人群如蜂鬧蚊沸余
信步而上則胡梯十二級矣圓桌坐椅者或三四或
五六皆象古回子而無慮數十對象古所戴如我東
錚盤而無帽上施羊毛而染黃或有着笠者制如我
東氊笠而或藤或皮表裡塗金或以五米錯畫雲物
皆黃衣朱袴回子衣朱亦多黑衣以紅氊作弁而帽
子太長只有南北兩簷形如出水卷荷又如研藥鉄
兩端尖銳輕佻可笑余所着笠如氊笠（所謂笠範去只飾鏤
銀頂懸孔雀羽頷結水精纓披兩虜眼中以為如何

無論滿漢無一中國人在樓上者兩虜皆停靴雖悔上樓而業已嗅酒矣遂棟一好椅而坐酒傭問飲幾兩酒蓋秤酒重也余教斟四兩酒傭去湯余叫無用湯〻生酒秤來酒傭笑而斟來先把兩小盞鋪桌面余以煙竹掃倒其盞叫持大鍾來余都注一吸而盡群胡面〻相顧莫不驚異蓋壯余飲快也大約中國飲法甚雅雖盛夏必湯飲雖燒露亦湯盃如杏子掛盞細呷留餘桌上移時更呷未嘗傾倒諸胡虜飲政大同俗所謂大鍾大梔絕無飲者余叫斟生酒一吸四兩所以畏彼特大膽如是真怯而非勇也吾叫生

酒時羣胡已驚三分及見一吸乃大驚反似怕吾者
余囊出八葉錢計與酒傭方起身群胡皆降椅頓首
齊請更坐一坐一虜起自虛共椅扶余坐彼雖好意
余背已汗矣余幼時見僮隸群飲共令有過門不入
七十生男子汗出沾背吾性不耐笑三日腰酸今朝
萬里塞上忽與羣胡飲若勺觴令當日汗出沾背矣
一胡起斟三盞獻桌勸飲余起潑桃中殘茶於欄外
都注三盞一傾快嚼回身一揖大步下梯毛髮淅
然起有來追也出立道中回望樓上猶動喧笑似議
余也故館食時猶遠矣歷尹穹山所赴班矣轉往奇

按察亦不在寓矣又訪王鵠汀鵠汀出示毓序詩集序一首文未能佳而通篇全述康熙及今皇帝盛德大業比隆堯舜太繁絮矣讀未卒昌大來言俄者皇上引接使臣又令往見活佛云余從飯與灣裨入闕尋覓使臣已赴活佛所矣即出闕門皇六子當門下馬〻亦止門外從者簇圍從步而入昨日乘馬直入今則下馬是未可知也循宮城左轉而行西北一帶山脚宮殿寺剎面〻入望或有四五層樓閣所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所在軍舖宿衛壯士皆出視方余獨自彷徨則爭為遥指西北遂挾河而行河邊白幕

數千帳皆蒙古戍守之兵也又北轉遥望天際双眼
忽瞑蓋半空金屋縹緲入望閃〻羞明而然也跨河
浮橋幾一里橋施闌干紅綠相映數人行坐其上渺
若畫中欲由此橋則沙上有人急來揮手若禁止之
狀心忙意促而馬百鞭猶遲遂棄騎循河而上有石
橋我人多往來其上入門則奇岩怪石層疊成級奇
巧神出使臣及任譯自闕直來未及遍方以為惜見
余至自意外皆嘲余癖於覩光皇城樹林中出紫紅
綠碧瓦甍而戍亭閣頂兜金蒲蘆未見屋上黃金瓦
今此殿屋所覆金瓦雖未知純鑄鍍造而二層大殿

二樓一門三其他亭閣諸色琉璃瓦皆奪顏色無復可觀銅雀瓦往〻採為古研而窒造非琉璃也琉璃瓦未知始於何代而詩人所謂玉階金屋真如今日所覩否其見於史傳者漢成帝為昭儀治舍砌皆銅沓冐黃金塗顏師古曰砌門限也以銅冐頭而金塗其上又壁帶往〻為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缸者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玲佺並堅輩努力加數當黃金字而千載之下一臨古紙猶令眼光閃爍然而此不過為壁帶門限鋪張震耀耳誠使昭儀姊弟覩此者必自投床啼哭不

食帝雖欲為之安昌武陽之徒皆儒者也必傅經反覆而帝之力量不能為耳設亦就之未知孟堅筆力將何鋪張其曰金殿縹緲耶當抹之矣又書曰金闕湧空耶一吟又抹矣曰起二層大殿尾黃金塗或曰帝起黃金殿耶雖兩漢文昏從小題起大鋪叙此千古作家遺恨界畫巧於宮室而宮室有四面又有內外又有複疊之勢雖西洋巧寫只畫一面則其三面不能畫也畫其外而室之內不能畫也其複殿疊榭回廊重閣只摹其飛簷翬甍而已其離婁之工細入秋毫畫者不能也此千古畫家遺恨吾夫子先已歎

息於此二者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海內寺觀可以萬計而惟山西五臺山有金閣寺唐代宗大曆二年王縉為相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鑄銅為瓦而塗金費鉅萬其閣至今猶在云今此瓦亦當銅鑄金鍍耳余少憩遼陽市中爭問有黃金帶來否余對曰金非土產人皆哂之及歷瀋陽山海關永平通州莫不問金余對如初則輒自指其帽頂曰這是東金余家燕岩近松都故數客遊中京乃所養蠶商之處也每年七八月至十月金價驟騰一分售錢四十五葉或五十國中無所用金計

文武二品金圓金帶非所常造多相假借新婚婦女之指環首飾計應無多則金可使賤如糞土而其貴如此者何也余未渡江時至犢川郡下馬路傍納涼柳樹下男負女戴而行者所在成群皆携八九歲男女如飢歲流雜怪而問之則曰往赴成川金穴云視其器械一木鏟一布帒一小鑿而已鑿所以掘也帒所以盛也鏟所以淘也竟日淘土一帒則不勞而能食小兒女尤善掘善淘眼明尤善得余問竟日所得金幾何曰此係福祿或一日得十餘粒無福則得三四粒有福則片時為富者其粒形如何曰大約類稷

殼勝於農利一人一日所得金雖微猶不下六七分則售錢二三兩非但農户太半雖壠畝四方無賴遊手自成村落無慮十餘萬米穀百物湊集沽賣酒食餅餌彌滿山谷云吾未知此金故於何地共採彌多而其價彌貴則今此屋瓦所塗安知非東金耶清初歲幣首蠲黃金爲非土産也若有奸商冒法潛賣或爲大國朝廷所覺則非特生事可慮皇帝既以黃金塗屋安知不設礦於我国乎臺上小亭小閣總户所塗皆我紙也穴總視之或無一物或排設椅桌香爐花瓶魚〻雁〻使臣落留下隷於門外嚴飭共毋得

闌入而少爲盡爲上臺我譯及通官大驚叱令還出
則以爲非渠輩所敢闌入守門者猶恐我人之不入
爲導之上臺云別有所記札什倫布及班禪始未正
使言朝者賜饌後少爲遲留因有引對之命通官導
至正門前共東夾門侍衛諸臣或立或坐德尚書與
郎中數人來立指揮使臣出入周旋之節而去良久
軍機大臣以皇旨問曰甫因有寺剎宇又有閣帝廟
宇而已皇帝出自正門而仍坐門中軺上不設椅榻
只設平林鋪黃褥左右侍衛皆衣黃佩劒者不過三
四双黃繖分立者只二双甫然無譁先令回子太子

進前未數語而退次命使臣及三通事進前皆進前
長跪長跪者膝地也非貼尻坐也皇帝問　國王平
安使臣謹對曰平安皇帝又問有能滿州話者乎上
通事尹甲宗以滿話對曰略解皇帝頷視左右而喜
笑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帶黃氣鬚髯半白貌若六十
歲藹然有春風和氣使臣退立班次武士六七人鱗
次進射發一矢則輒跪高聲唱喏共中者二人共的
如我束鞠革而中盡一歡射畢皇帝即還內侍衛皆
退出使臣亦退出未及一門軍機出傳皇旨使臣直
往扎什倫布見班禪額爾德尼云按西番在四川雲

南徼外所謂藏地益在番外益遠中国康熙五十九
年策妄阿喇布坦誘殺拉藏汗占據城池毀其庙堂
逐散番僧於是以都統延信為平逆將軍噶爾為
定西將軍將兵送新封之達賴剌麻藏地悉平振興
黃教所謂黃教未知何道而豪古諸部之所崇信故
藏地或被侵擾之患則自康熙時親統六師至寧夏
遣將援救為定其乱非一再也乾隆乙未年索諾木
叛金川則帝恐梗藏路命阿桂為定西將軍豊昇額
明亮為副海蘭察舒常為參贊福康安奎林等為領
隊進兵討平之是役亦為西藏也其地皇帝之所私

護而其人天子之所師事以黃名其教者意者黃老之道耶西藏之人冠服皆黃蒙古效之而亦尚黃則以皇帝之精暴何獨不忌此黃花之謠耶額爾德尼非西僧之名西番之地亦有此彿鬼慳荒唐難得腰領矣使臣雖勉強就見內懷不平任譯則猶恐生事以怠〻彌縫為幸下隸則莫不心誅番僧腹誹皇帝為萬邦共主弗可不慎其一舉措也及還館中〻孫士大夫皆以余得見活佛莫不榮羨亦莫不極口贊美其道術神通其希世傳奇之風如是夫終古世道之汚隆人心之淑慝莫不由上導之也小飲郝志亭

所是夜月益明

十二日戊午晴曉使臣入班聽戲余睡甚倦仍卧穩睡朝飯後徐行入闕則使臣久已叅班任譯及諸裨皆落留宮門外小阜上通官亦坐此不得入樂聲出墻內咫尺之地從小門隙窺之無所見矣循墻十餘步有一小角門〻扉一掩一開余略欲入立則有軍卒數人禁之只許門外張望門內人皆背門而排立不少進次不搖身如植木偶無尼闖可窺只從人項間空處隱〻見一座青山翠松蒼栢轉眄之頃倏忽不見又彩衫繡袍者面傅朱粉腰以上高出人項似

乘軒也戲臺相距不遠而深邃陰森如夢中盛饌喫
不知味矣門者丐煙即給之又一人見余久翹足而
立提一兀子令我登其上望之余一手托其肩一手
拄楣而立呈戲之人皆漢衣冠四五百迭進迭退齊
唱樂歌所立兀子如鬼乘架難久立矣還坐小阜樹
陰下是日極熱環觀如堵其中多冪頂未知何許官
員也有一少年出門而去人皆辟易其少年仆停武
有所言於從者頓視甚猛皆甫然帽伏有二卒持鞭
來辟人同子坐者勃然起立唾二卒面一拳打倒少
年官流睨而去問之冪頂者乃戶部尚書和珅也眉

目明秀俊峭輕銳而但少德器年方三十一云珅本起自臺儀司衛卒性校黠善迎合五六年間驟貴統領九門提督與兵部尚書福隆安常侍左右貴振朝廷發李侍堯納海明賄金籍于敏中家出阿桂視河皆和珅有力焉今歲春夏間事也人皆側目而視云皇帝方以六歲皇女約婚於珅之幼子皇帝春秋高多躁怒左右數被鞭撻而最愛此女故帝方盛怒時宮人輒抱置幼女於帝前帝為霽威怒云是日宣賜在班茶饌三次使臣亦與朝紳一例得餉餅一罷黃白二餅四面方正色如黃蠟堅密細膩不入刀剉上

層尤溫潤如玉餅上立一仙官鬚眉生動袍笏華鮮
左右又立仙童雕刻奇巧皆麵和蔗造成作備且不
可況人可食乎糖層十餘種合貯一罷竿內一罷又
賜朝紳等綵緞綢囊諸物而正使緞五尺囊六對鼻
烟囊一個副使書狀各減有差夕小陰無月色
十三日巳未曉小洒雨朝快晴使臣爲叅萬壽節賀
班五更赴闕余得穩睡朝起徐行至闕下覆黃袱者
七架子置門下休息皆玉器玩金佛一座大可如中
人坐者皆戶部尚書和珅所進云是日宣饌三巡又
賜使臣磁茶盞一茶鍾具盞一籐絲結檳榔囊子一

盡作盡

刀子一紫陽茶錫壺一夕間小黃門臨宣一錫方壺通官曰茶也黃門即馳去以黃絹封壺口於是解其封則色黃而微赤如酒書狀曰故是黃封酒也味甘氣香全無酒意盡瀉則有荔支十餘個浮出僉曰此荔支所釀也各飲一盃皆曰好酒也遂及裨譯則有不飲者不敢一呷恐致大醉通官輩亦延頸流涎首譯為丐餘瀝以給之則輪嘗之莫不稱賛曰好官釀也久之一行相顧曰醉也及夜訪奇公以一盞示之奇公大笑曰此非酒也乃荔支汁也遂出燒酒五六盞以和之色清味洌異香自倍蓋香秉酒氣尤發縹

馥向之飲盞水而論香膏筋汁而言醉者即何異聞
鍾揣日望梅止渴耶是夜月益明余携奇公出明倫
堂步月欄干下余指月而問曰月體常圓環受日光
由此地視有盈虧乎四海今宵一齊看月隨地測影
月膚肥瘦有淺深乎星大於月日大於地視有鉅細
由近遠乎信茲說也日地月等浮羅大空句是星乎
自星望地其規有爛若鍼孔乎日月東昇而復西沉
自日望地亦若是乎其將地線絡日聯月耿耿三星
如河鼓乎地膚所傳種種萬物形皆圓圓無一方者
楞有方竹及盞母草雖其四楞方則未乎求物之方

果無一焉何們於地議其方乎若謂地方彼月蝕時
闇虛邊影胡成弧乎謂地方者論義認體說地毬者
信形遺義意者大地其體則圓義則方乎日月右旋
翻轉如輪圈有小大周有遲疾歲朞月朔各有其度
左旋統地匪井規乎地之本體團團掛空無有四方
無有頂底亦於其所旋如楔子日初對處為朝暾乎
地毬益轉與初對處漸遠漸遠為中為昃為晝夜乎
譬諸總眼漏納陽光如小豆子總下置磨對光射處
以墨識之于是轉磨墨守其陽不遷徙乎抑相迤逶
不相預乎及磨一周復當其處陽墨纔會瞥然復別

地毬一周而為一日亦若是乎又於燈前試觀紡車紡車轉處面〻受明非彼燈光統此紡車地毬晦明亦若是乎然則日月本無昇沈本無往來篤信地靜謂無動轉乃共惑乎求說不得則謂此地春夏秋冬各隨方游謂其游者謂有進退謂有昇降與其游方寧無轉乎彼其惑者謂地轉時凡載地者莫不顛倒傾覆墮落如其墮落故何地乎信若是也則彼麗空星辰河漢隨氣轉者何不顛倒都墮落乎有不動轉塊然死物安得不且腐壞潰散而常住乎地之皮殼生物傅焉緣毬合武莫不戴天譬諸蜂蟻或有緣行

或有仰栖誰爲横縱與竪倒乎今此地底應亦有海
若疑生物傾覆墮落彼地底海誰爲隄防而常盈乎
彼列星者其大如許亦有皮殼如地毬乎既有皮殼
其傳生物亦若是乎其有生物各開世界相子牧乎
地毬團圓本無陰陽珠日而火鏡月而水猶彼家生
求火東隣資水西舍一火一水爲陰陽乎強名五行
相生相剋大海風浪炎火熖熖其何故乎氷有蠶焉
火有鼠焉水有魚焉彼諸蟲者皆以所處各爲其地
若謂月中亦有世界安知今夜不有兩人同倚欄頭
對此地光論盈虛乎奇公大笑曰奇論奇論地毬之

說恭西人始言之而不言地轉先生是說自理會歟抑有師承否余曰不知人焉知天傑素昧度數之學雖濕園翁之玄妙曠達至於六合之外則存而不論吾非心得乃是耳剽吾友洪大容号湛軒學問好不局滯昇與我對月戲作此語大約荒唐雖稽雖有聖智未可難倒奇公大笑曰他人夢中不可去走一遭貴友湛軒先生有著書幾卷余曰敝友未嘗著書先輩金錫文先有三九游空之說敝友特演說以自滑稽亦非見得委實如是又不會要人委實信他吾亦於是刻對月偶思吾友特又演說一番如見吾友麗

川異於漢人故不敢道港軒杭士旧遊奇公曰金錫
文先生可聞一二佳句余曰未諳他會有佳句奇公
携余入其炕已張四枝燭大桌設饌甚盛為余專設
也香餚三罎雞糖三罎龍眼荔支落花生梅子三四
罎雞鵝鴨皆連嘴帶足全楮去皮錯以龍荔棗栗蒜
頭胡椒胡桃肉杏仁西瓜仁爛蒸如餅味甘膩而太
鹹不堪食矣餅菓盛皆高尺餘良久盡撤去復設蔬
菓各二罎燒酒一注子細酌穩話雖已二唱乃罷還
寓轉輾不能寐而下隸已請起寢矣
十四日庚申晴三使未明起闕燭自爛宿朝起訪尹

亭山轉訪王鵠汀遂與之入時習齋閱樂器琴瑟皆
長而且廣以紅色粧緞挾纊爲囊外裹猩〻毡子鍾
磬皆懸架而亦覆以厚錦雖柷敔之類皆異錦製室
大約琴瑟之屬其制太大漆亦太厚笙簫之類皆櫃
藏堅鎖未可見矣鵠汀曰藏樂甚難忌濕惡爆琴上
塵謂之獅子瘡絃上手澤謂之鸚鵡瘡笙簧吹窩乾
津謂之鳳凰過鍾磬蠅矢謂之癩和尚有一美少年
忙入齋內瞋目視余奪手中小琴急〻粧果鵠汀大
恐目余起出其少年忽笑而挽余請清心丸余荅以
無有即起出其人色甚愧余果有十餘丸係在腰帶

而思其無禮不給之其人一揖鵠汀而去余問彼是何人鵠汀曰是尹大人跟帶從京東來者余曰彼營樂器甚事鵠汀曰毫無干此專一探討高麗九子不頗大體欺負先生先生休掛余偶出門外有馬羣數百匹過門而去一牧童騎絶大馬持一蒭柔柄而隨之又有牛三四十頭不穿鼻不羈角〻皆長尺餘牛多青色驢數十頭隨之而牧童持大杖如杵者盡力一打在前者青牛〻犇突騰踏而去群牛皆隨此牛如隊伍行陣蓋朝日放牧也於是開行察之則家〻開門駈出馬驢牛羊輒不下數十頭回看館外所繫

我東鬻者可為寒心余昔與鄭石癡論土產馬價貴賤余曰不出數十年當喂馬槌邊以火鉄筒為槽石癡曰何謂也余笑曰以季秋之雞遞相取種則四五年之後有鳴于槌中者謂之槌鷄馬亦種小則安得不漸小為槌馬耶石癡大笑曰吾輩年加老曉益無眠聽雞槌中又騎槌馬如厠無妨但俗忌馬風字馬至老死貞牡貞牝国中馬不下數萬匹不令風字馬何由蕃是国中歲失馬數萬匹不出數十年將俟與槌馬而絕種矣相與為笑謔蓋余之所取乎燕岩者嘗有意于牧畜也燕岩之為區在萬山中左右荒谷

水草最善足以養馬牛羸驢數百嘗試論之国俗所以貧者蓋由畜牧未得其道耳我東牧場惟駝羅最大而馬皆元世祖所放之種也四五百年之間不易其種則龍媒渥洼之産未乃為果下款段理所必然以果下款段給宿衛壯士古今天下寧有壯士騎果下款段上陣赴敵者乎此寒心者一也自內廐所養至武將所騎無土産皆遼瀋間所購一歲中所出者不過四五匹若遼瀋路斷馬何由來此寒心者二也陪扈之班百官多相借騎又乘驢從駕不成儀典此寒心者三也文臣乘軺以上無所事騎又難

喂養已去其騎子弟代步僅養小驢古百里之国其
大夫已備十乘則環東土數千里之国其卿相可備
百乘今吾東大夫之家雖數乘安從出乎此寒心者
四也三營哨官此百夫之長也貧不能備騎月三操
習或有臨時賃騎者賃馬赴陣不可使聞於隣国此
寒心者五也京營將官如是則八道所置騎士其名
存實無從可知也此寒心者六也国中所在驛置皆
土產之所優者一經使客馬不死則病何也使客所
坐雖轎已重而必四隸護扛左右載身以防簸搖馬
之所載既重則其勢不得不快走逾壓逾馳所以不

死則病也馬死日多而馬價日增此寒心者七也馬
背載物天下無是也然而吾東既車不行域中則公
私委輸只恃馬背而不量馬力貪載重物勢不得不
多喂熱粥以資食力故胵脆蹄軟一風則失後而俗
乃禁共風字馬何由生乎此無他職由牧御乖方喂
養失宜產非佳種官昧攻駒然而執策而臨之曰国
中無良馬豈真国中無馬耶此寒心者不可以指屈
也何謂牧御乖方乎曰凡物之性亦與人同勞則思
逸鬱則思暢曲則思舒痒則思磨雖飲吃待人亦有
時乎自求愉快故必時解其羈紲放之水澤之間以

撤其愁鬱之氣此所以順物之性而適其意也吾東
牧馬之法惟恐絆繫之不固馳驟之時不雖牽控之
苦休息之際未獲騁靡之樂人與馬不相通志人輕
呵叱馬常怨怒此其牧御乖方者也何謂喂養失宜
乎曰渴之思水有甚於飢食吾東之馬未嘗飲冷馬
之性最忌熱食爲其病熱也豈蒭酒鹽令醎欲其飲
水也飲水欲其利溲溺也利溲溺欲其瀉熱也飲冷
欲其脛勁而蹄堅也吾東之馬必爛豆烹粥一日馳
走已自病熱一站闕粥平生虛旁行旅遲頓寔緣熱
喂至於戰馬喂粥尤爲非計此其喂養失宜者也何

謂產非佳種乎馬要大不要小宜健不宜弱求駿不求駑不欲任重致遠則已如將任重致遠則土馬如此不可一日為家也不屑武備軍容則已如將講武修戎則土馬如此不可一日為軍也及今兩國昇平之日誠求牝牡數十匹大國必無愛此數十匹若以外国求馬私養為媚則歲价潛購豈無其便擇郊甸水草之地十年取字漸移之駝羅及諸監牧以易其種其蕃孳之法當以周禮及月令為率周禮凡馬特居四之一注曰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曰四之一者三牝而一牡按月令季春之月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蔡蕙田曰廋人伏特用之
不使甚勞所以安其氣血校人夏攻特以牝馬方孕
故攻去其特勿使迫牝以爲蕃馬之本皆先王順時
育物能盡物性之義今中国每春和草青則懸鈴于
牡縱而風之牡之主受銀五錢馬及騾生而雄駿者
再受銀五錢馬騾生而不駿且毛色不佳性不馴調
則必攻去其睪子令毋得易種且猶令特大而性易
調良我東監牧不此之思惟以土產取種彌出彌小
雖駄涵載柴猶恐不堪況堪爲軍国之需乎此其產
非佳種者也何謂官昧攻駒乎曰我東士大夫不親

庶事古有衆禽戎僕益馬豈見枳於銓郎迨有一學士性頗癖馬其相馬之術無異伯樂論之者以爲古有爛羊都尉今有理馬學士其嚴如此不慮有国之大政而以爲羞恥付之僕隷之手雖職居監牧人是流品而固不識牧馬之方非不能乃不肯學也此其官昧攻駒者也昔唐初得馬北壯三千匹於赤岸徙之隴右使大僕張萬歲掌之自貞觀至憐德馬蕃息爲七十萬匹武后時馬潛耗明皇時猶有馬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張景順爲閑廐使十餘年之間有馬四十三萬匹開元十三年明皇東封泰山以馬數萬

匹從色為隊望之如錦此官得其人也誠得癖於馬而曉其牧養之方者任之以攻駒之政則雖被論于學士而於太僕可為得人矣有一人問燕巖朴老爺難也奇公儁人指余其人向余揖容色欣〻如逢旧要曰俺乃廣東按察使汪老爺管幹也俺老爺向日遇老先生不勝之喜明日午刻當再來陪歡自有浙扇泥金畫畫帶來要獻余對曰向者過蒙汪公錯愛未將不腆之儀而先受瑜貺於義未可其人曰俺此來不曾賫携汪老爺來時自當陪送明日午刻老爺切勿他駕余首肯曰謹當如約老相公係是何地方

人貴姓尊諱其人曰俺江蘇人姓屢賤名一旺号鶯
圩從汪老爺入廣東先生雅貴国幾歳余曰本年五
月雅国屢曰比俺廣東猶門庭耳又曰貴国皇上元
号云何余問甚麽話屢曰元年紀号余曰小邦奉中
国正朔那得紀元當今是乾隆四十五年屢曰貴国
豈非中国對頭的天子麽余曰萬方共尊一帝天地
是大清日月是乾隆屢曰然則那得有寛永常平年
号余曰云何屢曰海上見貴国海舶漂到滿載寛永
通宝余曰此日本僣号非敵邦也屢點頭余察屢動
止言語貌雖豊雅而似無知識者當初所詰非有深

意錢是禁物而彼所問之者非詰禁物也真認我国
為天子之邦故問當今年号共曰貴國皇上已判其
無識雖以寛永常平認為我國年号似非為僭称者
我人漂舩之載錢無甚怪事而亦豈有滿載寛永通
宝之理彼必見寛永通宝或又見常平通宝混認為
我國錢甫彼宗不識我行中国正朔見錢而認我亦
有紀年非詰姦之意也屢茶羅申嘱明日切勿他駕
余點頭則屢眷〻有惜别之意一揖而去余問首譯
曰何為禁錢首譯曰無約條但禁唐錢且小邦私鑄
當為非法余曰齊太公立輕重九府周天子未曾禁

之且錢始行於我　肅廟庚申今為一百一年則似
不入清初彼此約條我国錢一鑄於　世宗朝行七
八年民間不便之故復用楮貨　仁祖朝再鑄而旋
鑄旋罷皆因民不便非忌大国今北道禁錢因行布
幣為共近邊也兩閑西至義州諸江邊邑未嘗禁錢
此為班駁且我国漂流錢何由禁諸譯曰然目今譯
院數歲救急之道莫如通用唐錢我國銀日貴唐物
亦日貴由此譯院失利今銀一兩售唐錢七鈔若通
用則我国除鑄錢之弊而錢自賤利莫大矣周主簿
曰朝鮮通宝高於漢五銖錢最久通神故為占錢余

曰何為最久通神周曰是箕子時錢中原人若見之
當以為寶惜乎不能得帶來余曰此　世宗時所鑄
也箕子時安有楷字宋董逌錢譜載海東舊錢凡四
條曰三韓重寶三韓通寶東國重宝東國通寶而朝
鮮通宝譜不載焉推此可知其非久錢也午後三使
臣入謁大成殿朱子陞享殿內十哲之下神位皆紅
漆光潤金字書位版兩書滿字大成門外壁坎置烏
石刻康熙雍正及今皇帝訓諭又刻御撰學規庭中
立碑昨年所建亦御製大成殿庭中置香鼎高丈餘
刻鏤神巧殿內每位前各置小香爐刻乾隆己亥製

每位前垂紅雲紋緞帷兩廡神位前所設制同殿內
崇嚴典麗未暇名狀三使歸次各送清心元數九扇
子數柄於鄒舉人舍是王舉人民皞崇禎甲戌六月
二十日勑使盧有岭來乃宦官也二十四日盧詔使
諸成均館謁　聖館學儒生例叅班盧出贈白金五
十兩令我使得謁大國　聖廟彼歲修兩舉人僅贈
些略九扇中心可愧余自往兩生所諭以此來猝遽
行李不曾有帶奉遺扇九慚愧些略兩生俯躬謝曰
地主前導有何微勞而枉費諸大人如此珍饋中心
既之不翅百朋夕飯後王鵠汀送學徒小兒持小紅

紙帖來書王民皥請撫嚴朴老先生替劣轉買一九
清心天銀二兩余還其銀即送二九真藥黃昏時皇
旨令使臣撥還皇城一行騷擾達夜治行夜別奇麗
川麗川言十八日發熱河二十五日入京六日七日
八日歷辭九月初六日上先墓九日還家十一日當
發貴州之行前一日當在家專等尊駕余許諾轉辭
王鵠汀鵠汀流涕曰千古訣別只在此宵況奈來夜
月明何蓋前日約十五中秋月夕會話明倫堂故也
往志亭所志亭出他宿極可悵惜又往別尹彥山彥
山拭淚曰吾年老朝暮草露先生方感岭設再至京

東當不無此夜之思把盃指月曰月下相別他日相
思萬里見月如見先生也觀先生飲戶能寬且應世
歲好色顚從今從戎入冊敝十八回京先生伊時若
未還國情顚再得相訪東第牌樓第二衙衙第二宅
門首有大卿扁第即是鶴栖遂握手而別